# 许氏札记（三）：许氏家风中的家国情怀与时代回响

唐模村的晨雾总带着一种特殊的黏性，把宗祠的檀香、书斋的墨香和稻田的土腥气揉成一团，在白墙黛瓦间漫漶开来。许氏宗祠那株需三人合抱的银杏树，树纹里藏着六百年的光阴故事 —— 明代的风雨曾打落它的枝叶，清末的战火曾烧焦它的躯干，可每年春天，新绿总会准时从皴裂的枝干里钻出来。树皮上那道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 年）日军刺刀留下的深痕，没能阻止次年春天新芽的萌发。这像极了许氏家族的家风，看似散落在不同时代的人事里，实则如银杏的根系，在皖南红壤深处盘根错节，维系着一脉相承的精神血脉。

许氏家风的源头，可追溯到明代永乐年间迁居唐模的先祖许德明。据《歙县许氏宗谱》记载，这位曾任职南京国子监的文人，厌倦官场倾轧后携家眷归乡。他在村口种下第一株银杏时，召集族人立下三条规矩：每日晨读《论语》一卷，每月誊抄家训一遍，每年冬至祠堂考较学问。宗谱收录的《初立家法》记载，他请刻工将 “孝、悌、忠、信” 四字刻于银杏树干，“使后世子孙见树如见训”。

这规矩如种子般生根发芽。至许国祖父许廷桂辈，新增 “耕读传家” 训条。正德十二年（1517 年），许廷桂在宗祠东侧开辟三亩 “学田”，立下 “田租专供贫家子弟束脩” 的族规。现存歙县档案馆的《学田账册》显示，嘉靖元年（1522 年）至万历十年（1582 年）间，这片田资助了四十二名许氏子弟入学，其中七人考取功名。祠堂石柱 “孝悌力田”“诗书继世” 的刻字，是一代代许家人用实践焐热的信条 —— 春耕时学子帮农户插秧，秋收后农户送新米到学堂，耕读相济的传统在唐模村延续数百年。

明万历年间的许国，将这份家风锻造成更坚硬的模样。万历十一年（1583 年），他率军赴云南平叛，行囊中除兵书地图，还有装着母亲手书《许氏家训》的蓝布锦囊。据其幕僚《许文穆公年谱》记载，激战中流矢击穿战袍，却被家训手稿挡住，纸页染血而 “忠义” 二字愈发清晰。班师后，他将万历皇帝的赏赐全部用于在歙县建 “宏远书院”，收集典籍供族人研读。书院门楣 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 的题字虽在清代康熙年间毁于火灾，拓片仍被许氏后人珍藏。

许国石坊落成于万历十二年（1584 年）春，他特意在西南角柱内侧刻下 “石可烂，心不可改” 的隐秘铭文，1982 年修复时才被发现。据《歙县金石录》记载，石坊竣工后，他未办庆功宴，而是带族中子弟在坊下诵读《论语・宪问》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 篇章。面对孩童对龙纹朝向的疑问，他指向京城方向说：“龙向帝阙为忠，龙护桑梓为孝。忠孝两全，方为许氏子孙。” 阳光穿过斗拱在青石板投下的光斑，仿佛将 “忠” 字刻进族人心里。

晚年归乡的许国，更重家风传承。他在 “宏远书院” 设 “月课” 制度，每月初一亲自出题考较子弟，优秀答卷张贴于 “彰善栏”。《许文穆公家乘》记载，万历十六年（1588 年），十三岁族孙许应元在策论中写下 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，许国挥毫批注 “有吾家之风”，并奖励《资治通鉴》一套。这套带朱批的史书现存安徽博物院，泛黄书页上稚嫩笔迹与苍劲批注相映，见证家风的代际传递。

这种浸润式传承在许氏家族代代延续。清代乾嘉年间贡生许登瀛在江浙为官时，每封家书必附批注古籍节选，教子弟 “读书先读史，读史先明志”。歙县图书馆藏《许氏尺牍》收录其 78 封家书，道光三年（1823 年）一封中，他以蝇头小楷批注《史记・屈原贾生列传》，在 “举世皆浊我独清” 句旁写道：“为官当如是，为许氏子孙更当如是。” 这些信笺传阅后收入 “心远书屋” 樟木箱，据《心远书屋藏书目录》，仅其批注手稿就有 37 册。

道光十二年（1832 年），许登瀛辞官归乡后扩建 “心远书屋”，在楹柱题 “书非借不能读也，学非行不能明也”，提醒族人学问要经世致用。《心远书屋章程》规定 “借书须登记，污损倍罚，逾期一日罚抄家训一则”，这种对书籍的敬畏培养了族人严谨治学态度。许承尧在《疑庵随笔》中回忆，幼年借书时祖父必令其背诵《借书约》，“敬书如敬师，惜纸如惜金” 的句子至今能倒背如流。

到许承尧辈，传承方式更趋多元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 年），他在新安中学堂将家训编成歌谣：“许氏儿郎，当知纲常。孝于父母，忠于家邦。耕读为本，诗书为航……” 让学生晨操传唱。歙县档案馆藏《新安中学堂章程》记载，他首创 “乡土课”，每周两节课讲述徽州文化，带学生走访古村落。有学生日记写道：“许先生带我们看许国石坊，说‘这不是炫耀功绩的纪念碑，而是刻着家训的教科书’。”

宣统二年（1910 年），许承尧将许国奏折、许登瀛批注与自身诗稿汇集成《许氏家学汇编》，以 “心远书屋” 木活字印刷百册分赠族人。书扉页上，他用传家砚台蘸朱砂写下：“祖宗之法，不在纸上，而在心头；不在口说，而在躬行。” 这部线装书现存安徽省图书馆，泛黄宣纸上褪色的朱砂字迹，仍能感受到书写者的赤诚。

家风的生命力在于随时代生长。清末民初，许氏族人将 “忠君” 发展为 “爱国”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 年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，许承尧在日记中写道：“闻京师失陷，椎心泣血。夜不能寐，挑灯作《国殇》诗三十首。” 诗作结集出版后，“愿携十万横磨剑，直捣黄龙报国仇” 在徽州学子中广为传诵。

民国八年（1919 年）五四运动爆发，许承尧立即在新安中学堂组织 “爱国学社”，带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。《歙县文史资料》记载，他撰写《国耻问答》通俗讲解不平等条约危害，“胶州湾虽远，吾徽州一草一木亦不可失” 的句子至今被当地老人铭记。当时《申报》报道这场皖南小城的爱国运动，称 “徽人素重气节，今观许氏师生所为，信然”。

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 年）深秋，日军逼近皖南，许氏宗祠长老在银杏树下召开紧急大会，决定将古籍文物转移至黄山翠微寺。年过花甲的许承尧挑选二十名后生组成护送队，出发前夜将传家砚台交给领队族孙许家栋：“此砚见证过家史，更要见证国存。记住，文脉不断，国脉就不会断。”

这支队伍在崇山峻岭跋涉四十天，三名后生为护文物坠崖。据许家栋《黄山藏书记》记载，他们雪夜用体温焐干湿古籍，饥饿时以野果充饥，终使三千多册古籍安全抵达。许家栋发现砚台背面被刻 “还我河山” 四字，笔画深几乎穿透砚体。这些文物新中国成立后全部捐国家，包括许国奏折与许承尧《抗日诗抄》。

抗战时期，唐模村三十多位许氏子弟参军，出发前都到宗祠银杏树下，从老族长手中接过《许氏家学汇编》。青年许明远在台儿庄战役牺牲时，口袋里仍揣着抄有家训的油纸包。其战友回忆，他冲锋前曾说：“我是许国的后人，死也要死得像个样子。” 那页血染的家训现存许氏宗祠展柜，“宁为玉碎” 字样虽模糊却风骨犹存。

如今唐模村，许氏宗祠改为家风博物馆，展柜里许国奏折、许承尧诗稿与当代族人军功章、奖状并列，见证家风延续。2018 年成立的 “银杏堂” 文化发展中心负责传承工作，主任许建国（许承尧曾孙）说：“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，但也不能一成不变，得让年轻人愿意听、听得懂。”

每年寒暑假，“银杏学堂” 开课，七旬许老汉用方言讲家训故事，年轻人以动画、短视频解读祖辈事迹。2023 年推出的 “家风研学” 项目，让城里孩子跟着许氏后人学毛笔字、体验农耕，感受 “耕读传家” 真谛。90 后许畅在深圳开发 “家风 APP”，将六百年家族故事做成互动游戏，供各地族人线上 “云祭祖”“共研学”，上线半年注册者超三千人。

去年冬至，许氏族人举行特别家宴。八旬许老汉带重孙用古法米酒祭祖，留学归来的许博士用 PPT 展示徽州文化研究成果，刚入伍的许家少年在祠堂前朗读家书。银杏树上红灯笼摇晃，光影在 “忠孝传家” 匾额流动，像时光里奔涌的血脉。宴席散时，每人领到刻有家训的银杏木牌与学田新茶。

这或许是许氏家风最动人之处：它从不是博物馆里的老物件，而是活在炊烟里、刻在骨子里、流在血脉里的生命密码。就像那株老银杏，根扎过去，叶向未来，每片新叶都带着旧叶纹路，又能在新时代阳光里舒展。当春风再绿唐模村，银杏树下孩子们朗读起那首百年歌谣：“许氏儿郎，当知纲常。孝于父母，忠于家邦……” 清脆声如露珠滴落，在皖南山水间久久回响。